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 
第十八回 請李璟激怒草上飛 訪惡跡冤魂訴冤狀

世上小禿最妙，就是頭髮稀少。可喜無有蟲子咬，剃頭先省錢鈔。

打仗不盤辮子，那人又不能揪。

腦袋一撞碰仰交，惹人一場好笑。

卻說一盞燈苗虎問道：「你就是河南推小車的范孟亨？為何前來自尋煩惱？」范鼎說：「你祖宗現今不推車貿易了，隨官當差，今奉差前來擒你交差完結命案。」苗虎聞言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原來你充當賊官的狗腿子了。看你粗頭楞腦，有些笨勁，就敢來惹你苗爺爺。你有什麼武藝，依我勸你急速回去，免在此獻丑。」范鼎喝道：「小輩少出狂言，你家范爺爺就是你的對頭到了。」苗虎說：「十八省的英雄，我都會過，我見你這黑小子也不過是稀鬆平常，不夠半啦江湖。」范鼎大怒，趕奔近前掄鞭就砸，苗虎側身躲過，還一刀來，二人戰夠多時，范鼎有些氣力不加，忽見牛青又來幫助苗虎來鬥，心中說：「不好！我一人抵一人有些費力，再有此人來助戰，我的性命難保，不如敗回公館再作道理。」想罷虛打一鞭，敗下去了。苗虎也不追趕。牛青說：「妹丈之武藝超群，令人佩服。」苗虎說：「你不知這范鼎也是有名江湖，想不到他跟了官，若非是我，別人定遭其殃。他今知我厲害，他再也不敢上觀音寺來，內兄隨我進寺，明日一同回牛家莊。」這且不表。

且說范浩然回到公館，見了大人，言及苗虎厲害，不能捉獲。劉公問道：「黃、姜二位壯士，這苗虎怎樣可擒來結案？」

姜寬說：「大人，若擒苗虎，我等皆不是他的敵手，若擒一盞燈，除非去請小人盟兄李璟，現居東昌府。」劉公說：「姜壯士拿本部堂名帖去請李壯士，你得辛苦一趟。」姜寬說：「勿用大人名帖，李璟他亦擔待不起，小人前去走一趟。」遂拿些盤費辭別大人，竟奔東昌府而來。

書要簡說，姜寬非止一日，進了東昌府城，來至李璟門首，向門公問道：「李大爺在家否？」門公說：「姜大爺來了，小人給姜大爺請安，小人之主人現在客廳，請姜大爺自己進去罷，小人不能陪。」姜寬是常來之人，聞門公之言，遂自行進去，進客廳見了李璟，口呼：「兄長，小弟給哥哥請安，闔府安好！」

待小弟叩拜。」李璟說：「姜賢弟免禮，請坐講話。」家丁獻茶，李璟問：「姜賢弟，你從為兄這裡走了數日，今日復回，必有事故，請道其詳。」姜寬見李璟相問，心中暗想：「盟兄創辦的六十餘座當舖，使奴喚婢，家成業就，在家享福，永不出門行俠作義。俗言：『山河容易改，秉性最難移。』我若說請他出去，拔刀相助，他必然不肯去。他性如烈火，勸將不如激將。」

心中想罷，便說：「兄長有所不知，小弟自從那日辭別我兄，走在半路途中，遇見黃振兄弟還有一黑大漢幫助搗鬥苗虎，堪堪要敵不住，是小弟上前拔刀相助，我三人也敵不住苗虎一人。」

苗虎口出狂言說：『量你這三個人非是我之敵手，普天下之英雄讓我一為尊。』小弟說：『苗虎休得自誇其能，口出狂言，我的盟兄李璟若在此，大約無有你的命在！』苗虎不聽此言則可，一聽此言，微微冷笑說：『那李璟也不過在東昌是偷生怕死之鼠輩，他有什麼奇能，他不來則可偷生，若遇見我苗爺爺叫他死無葬身之地！』小弟一聞此言，只氣得兩肋發炸，我三人又敵不了他。我說：『苗虎休發狂言，若我盟兄李璟來時，你可別跑呀。』苗虎說：『大丈夫焉有跑之理，就怕他聞我之名不敢來會我。』也罷，今日留你三人之命，快喚李璟來會我，言罷，他就進了廟，等候兄長去了。小弟一想為了難哩，我知兄長久不管外邊事，不能出去，我若不請出兄長會一會苗虎，一則弱了兄長之名；二則是我失信於苗虎。無奈小弟前來請盟兄前去會一會苗虎，給小弟圓圓臉，不知兄長聞苗虎之名，肯去否？」李璟聞言，問道：「此話是賢弟激我前去呀，還是苗虎之言？」姜寬說：「小弟為何激兄長前去，又不干我事，實係苗虎之言。」李璟說：「量那苗虎不過是一彩花淫賊，有何本事？既然如此，待愚兄會一會他，賢弟咱弟兄二人明晨起身。」

這且不表。

且說劉吏部一日悶坐公館，正思拿不著苗虎之事，忽聞外面一片喊冤之聲，令劉安、張成接了百姓狀詞，見有二百餘張展在桌案，閱看，乃是狀告牛家灑牛飛天父子霸佔民地，強霸民間婦女等案。暗想：「這牛飛天父子一定惡不可言，怎麼大案全出在山東，遇在本部堂案下，須得除此大患以安良民才是！」遂吩咐左右：「將喊冤的眾百姓之中選那有年紀的百姓喚進數人，案前回話，且不可難為眾民。」差役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帶進來有年紀的四、五個人，跪在下面，口尊：「青天大人在上，給小民等作主，拯救民等革命。」遂連連叩首，劉公問：「爾等二百餘張狀詞，俱是告牛飛天父子橫霸，十分大惡了。」

依本部堂想來，牛飛天是一財主，借貸不週，是一家飽暖千家怨，爾等合謀來告，是呀不是？」這眾鄉老民聞言叩首，口呼：「青天大人我這即墨縣百姓，皆都良善，並無刁民捏詞妄控，如有誣控，請大人治小民之罪。大人想情這牛飛天不是本縣之人，他原籍乃是滑縣人氏，強盜出身。忽至牛家灑霸佔民地，硬行蓋宅，修造的房屋真是畫棟雕樑，銀錢廣有，交接官長，用銀錢賄通本縣知縣。牛飛天素日又放加一利息錢。若貧寒人借貸他的錢，這本利先不要，一過三年本利一齊全要歸還，若是歸還不上，有牛馬驢騾必牽了去算利息；若將本利還清，他不勾帳，到了年頭，硬行討要本利；若無錢還他，他必折算地畝或折算女兒，俊俏的收為姬妾，醜陋的作為使女。被屈之人告到當官，知縣貪他的賄賂，反說民人好訟，妄告不實，被其答責扛枷，故此無處伸冤。聞大人奉旨赴山東，小民等方見天日，懇求大人恩准作主，小民等得其生活。」訴畢連連叩首，劉公聞訴後說：「眾百姓暫且下去，聽候拿了牛飛天，爾等速來對詞。」眾百姓口呼：「青天大人。」叩頭下去了。

劉公見眾百姓下去，自己暗想：「若依眾百姓所言，這牛飛天是一土豪惡霸，耳聞不如眼見，待本部堂前去訪一訪牛家灑，訪確再抄拿他也不遲。」遂喚過范鼎，說：「賢弟適才眾百姓皆控告牛飛天強霸，本部堂欲訪一訪牛家灑牛飛天之惡處，你隨本部堂走一趟，若有人盤問，就說是鄉親，偶而路過，莫洩露機關。諸般皆要仔細小心，事要量力，管保無有禍患。且記不可稱我大人二字，是掩人之耳目，你須頭前引路，竟奔牛家灑。」范鼎說：「小人曉得。」遂皆改扮行裝，暗出公館，竟奔牛家灑而來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這日牛飛天坐在客廳，心中暗喜：「三個女兒皆配了一盞燈苗虎為妻，我已年老，全仗女婿苗虎支撐門戶，明日正是我的壽誕，須要大開筵宴。熱鬧一天。」正然思想，只見三個女兒走入大廳，笑嘻嘻地說：「父親，明日是爹爹生辰，必然客人不少，今日清靜，女兒三人今日給爹爹先叩壽頭。」牛飛天哈哈大笑說：「每年皆是你姊妹三人先來拜壽，真令老夫喜之不盡。」言罷復又不悅，姊妹三人見此光景，問道：「每年爹爹生辰，歡天喜地，今年為何喜中生愁。」牛飛天見問「咳！」

了一聲，說：「女兒有所不知，每年家宅安安靜靜，今年為父寢室夜間聞鬼祟，雖然為父不懼，卻攪得我夜夜不安，美中不足，樂中生憂，故而不悅。」女兒聞言，皆說：「無妨，過了壽日，請一位高人除鬼淨宅，有何不可。」

正然父女講話，忽聞外面卦板敲得連聲響，口內吆喝：「算靈卦，占神課，講子平，能算吉凶禍福，善觀陰陽二宅，趨吉避凶，安宅除祟，不應不取分文。」姊妹三人說：「爹爹，福分齊天，想嗎就有嗎，外邊就來了除祟之高明人，何不請進來除祟淨宅呢？」牛飛天聞言大悅，遂令惡奴：「將除祟人喚進大廳。」去不多時，劉公進了客廳，望著牛飛天作一揖，口稱：「施主，貧道施禮了。」牛飛天見老道年紀有五十餘歲，品貌不俗，遂問道：「你能驅逐邪魔鬼怪嗎？」劉公回言：「貧道善曉陰陽，除邪斬鬼，符咒最靈，敢許施主永無禍患。」牛飛天聞言大悅，便說：「老道，明日是老夫的壽誕，你今夜除鬼，若有效驗，明日官客前來上壽，老夫令你坐上席，施你香資二百兩。」遂命惡奴領老道至大爺寢室，給老道預備齋飯，所用除鬼的物件給他備齊，不可有誤，惡奴答應，將劉公送至寢室之內。

劉公用了晚膳，默坐寢室之內，挨到夜半，滿院人等皆已困眠，鴉鵲無聲，聽樵樓魚更三躍之後。猛然從東北牆角起了數陣旋風，定睛細看，原來是四個冤魂。二男二女，欲進欲退之間，劉公問道：「這四名冤魂，有何冤枉攪鬧牛宅。若有冤枉，本部堂劉墉在此，近前訴爾等之冤，我劉某准爾等之狀，替爾等報仇雪恨。」只見二女鬼跪倒，口呼：「青天大人，今日方得見天日。冤魂二人，乃是王氏，係叔伯姊妹，奴名秋香，妹名桂香，並未出閣，乃是處女。被牛飛天看見我姊妹，有些姿色，起了歹心，硬說我父與伯父三年前借了他五百兩銀，本利未歸，硬將我姊妹二人搶至他家，逼迫成親，是我姊妹罵賊被殺而死。冤魂不散，攪鬧他家不安，叩乞大人作主。」只見二男鬼跪在地上，口呼：「青天大人，給冤魂報仇雪恨，我名張泰，我名楊吉，皆被牛飛天誣進宅來，說我二人三年前借了他的一千弔錢，本利未歸，硬逼迫我二人清還。我二人搶白他一場，牛飛天大怒，令家奴把我二人吊打，我二人死在亂棍之下。死的苦情，懇求大人替小人作主。」大人說：「准下你四個之狀，從今不可鬧宅。」四鬼領命退去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